

古典戏曲故事丛书（第五卷）

明清传奇故事

古典戏曲故事丛书(第五辑)

明清传奇故事

主编 祝肇年

编者 蔡运长

王景琳

徐 甸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曼生
封面设计：陈绍泉
版式设计：杜绮德

古典戏曲故事丛书
明清传奇故事

主编 祝肇年 编者 蔡运长 王景琳 徐 甸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(兰州第一新村8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印张 10.75 插页1 字数 213,000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—4,175

ISBN 7-226-00233-7/I·76 定价：2.70元

内 容 简 介

《明清传奇故事》改编了《题红记》《钗钏记》《绿牡丹》《荷花荡》《鸳鸯棒》《风筝误》《巧团圆》《春灯谜》《埋剑记》《蜃中楼》十个古典戏曲。通过：韩宫女红叶寄情怀、史小姐拼死忠情郎、假名士弄虚作伪、臭盲鳅冒充书生、丐女棒打薄情郎、风筝传情结良缘、安史战乱阴阳错、误断案宇文彦蒙冤、吴永固弃家救友、柳张蜃楼遇龙女等曲折离奇的故事，描绘了一幅包罗万象的封建社会风俗图，是一本融汇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通俗读物。

目 录

风筝误.....	蔡运长 (1)
巧团圆.....	蔡运长 (32)
春灯谜.....	蔡运长 (57)
埋剑记.....	蔡运长 (87)
蟹中楼.....	蔡运长 (114)
题红记.....	王景琳 徐 甸 (146)
鸳鸯棒.....	王景琳 徐 甸 (181)
钗钏记.....	王景琳 徐 甸 (221)
绿牡丹.....	王景琳 徐 甸 (260)
荷花荡.....	王景琳 徐 甸 (301)

——原作 李 渔——

风 箏 误

——改编 蔡运长——

李渔，清代戏曲作家，《风筝误》是他的代表作品

茂陵城内有个罢职官员名叫詹烈侯。他早年从军，屡立战功；中年为官，颇有政绩；老年辞职回家，也很有声誉。可是人们都说他长于治国，短于治家。因为家中有两个夫人经常吵架，他却措手无策。

詹烈侯的大夫人梅氏，生一女名叫爱娟，二夫人柳氏，生一女名叫淑娟，这两对母女常常争斗。大夫人梅氏以身分压人；二夫人柳氏年轻貌美，深得丈夫宠爱。争吵起来，总是各有所持，旗鼓相当。大夫人的女儿爱娟又以大小姐自居，想骑在妹妹头上，可是她容貌丑陋，又无德无才，为妹妹淑娟所看不起。淑娟是个才貌双全，品德贤淑的女子，父亲对她也有些偏爱。所以两个小姐也各不相让。这两对母女兵，一年之内便有三百个日子在争斗，一天之内就有八、九个时辰在吵闹。詹烈侯夹在中间，两头受气，劝也劝不听，

说也说不服，费了不少心机，毫无成效，只是练出了两只麻木的耳朵，磨出了一副忍耐的心肠，长年累月习得吵闹为常，反觉平安可怪了。

一天朝廷下来圣旨，封他为征讨元帅，领兵前往西川去平息敌寇。临走前他想：我在家之日，尚且吵闹不休，离家之后，两下冤家何年是了。于是便叫了几个泥水匠，在院子中间，筑起一座高墙，把詹府分成东西两院，大夫人和大女儿住东院，二夫人和二女儿住西院。两下隔开免得吵架。临走时詹烈侯又想到两个女儿年纪已大，也该为她们的婚姻着想，于是便对送行的老朋友戚补臣说：“小弟老年无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如今都已长大，小弟此行归期未定，求老年翁替小弟选择两个佳婿。”他把女儿婚事托付与戚补臣后便踏上了征途。

为什么詹烈侯把两个女儿的终身大事托与戚补臣呢？因为戚补臣为人忠厚，最讲信义。他家里有个义子韩琦仲，就是他受人之托抚养长大的。戚补臣在朝为官，有一同僚姓韩名序，是他的知心朋友。一年夏天，京城瘟疫流传，韩序夫妇双双病死，临死前就把三岁孤儿托与了他。从此，他象慈母般地抚育，象严父般地教训，一心一意培养孤儿，没辜负老友委托。如今这个孤儿已经二十岁了，学成满腹文章，真是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而且品行也好。于是，戚补臣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的好名声，在茂陵城内就传开了。詹烈侯很放心地把两个女儿委托于他。

戚补臣能教别人之子，却不能教自己之子。人们都说他

把别人的儿子培养成人才，把自己的儿子惯养成蠢才。这也是因为他只生了一个儿子，他的夫人特别溺爱，戚补臣每去管教，总被夫人阻挡。久而久之，就把这个儿子给惯坏了。如今儿子戚友先已经二十二岁，成了一个花花公子，肚中没有一滴墨水，整天在外面胡混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詹烈侯已经走了两月多了。看看又是清明，城中的富家子弟都到郊外去放风筝。戚友先也急忙叫书僮给糊个风筝，戚友先嫌风筝太素净了。书僮说：“公爷，你自己画一画就是了。”戚友先回答说：“你什么时候见我会画？这样吧！我先到郊外去等，你拿到书房里去，央求韩相公画一画。”说完他就走了。

书僮拿着风筝去找韩琦仲。这时韩琦仲正在作诗，打断了他的兴头，很不高兴，生气地说：“大好时光，不读诗书，去放风筝，我不画。”书僮一听，急忙央求道：“韩相公，求你画一画吧！大爷在城外等着，若去迟了，又要难为小人。”韩琦仲同情下人，但他又懒得画，便顺手把刚才未做完的一首诗，加上两句，贴在风筝上。这首诗的全文是这样：“漫道风流似谪仙，伤心徒赋四愁篇。未经春色过眉际，但觉秋声到耳边。好梦阿谁堪入梦，欲眠竟夕未曾眠。人间无复埋忧地，题向风筝寄与天。”

书僮提着风筝，急急忙忙跑到郊外，戚友先一看，很不高兴：“我教你拿去画画，谁教他写字呢？”书僮赶忙辩解：“小人央求韩相公画画，他说没有颜料，故此题诗一首。”戚友先听了，讨厌地说：“他做出来的事就是惹人厌

恶，横也是一首诗，竖也是一首诗，难道打死了人，也拿诗来偿命不成！算了吧，只得将就放放。”说完便把风筝放了起来。

这时天上的风筝，已经飞满了天空。戚友先的鹞子乘风而上，犹如猛禽一般在空中迅速地穿梭飞行，一会儿超过了别人的蝴蝶，又一会儿超过了别人的紫燕。他一面放一面喝彩：“妙！妙！妙！我要放得比所有的风筝都高，让大家看戚大爷的本事。”正说之间，线“叭”地一声断了。那断了线的风筝，摇摇幌幌，就象被打伤了的鹞子，顺风飘坠而下，落在詹烈侯的西院里。

詹府的西院，住着二夫人柳氏和二小姐淑娟。她们自从与大夫人、大小姐分开住后，没有见面的机会，也就不产生摩擦。院子虽然小了些，眼界窄了些，倒乐得耳朵清静，过着安宁的日子。二夫人日日教二小姐勤于针线，努力诗书。清明这天，见着外面春光明媚，二夫人便叫女儿淑娟在院里练习诗文，忽见天空飘落一个风筝，捡来一看，上面写有一首诗。二夫人马上对女儿说：“你刚才作诗，不知命什么题，用什么韵？现在就以这风筝为题，用这风筝诗上的韵为韵，和一首诗吧！”二小姐说：“别人的诗，和他做甚么？”二夫人说：“会做诗的，随眼看见便是题，随手拈来便是韵，这不过是借他人之题目，写自己的胸怀，又不是给那做诗的人看，这有何妨！”二小姐点头同意。二夫人又向女儿说：“如今一般人和诗，呆呆板板地一种格式，今天我要考考你，倒起和，从他的尾韵和到首韵，这叫回文韵。”女儿

听了母亲的话，马上就构思起来。二小姐眼望着蓝天，一手托着桃腮，在开满鲜花的花园内静静地思考。然后提笔直书，写下八行诗句，交给母亲，请母亲修改，自己便回房里去了。二夫人念道：“何处金声掷自天，投阶作意醒幽眠，纸鸢只合飞云外，彩线何缘断日边。未必有心传雁字，可能无尾续貂篇。愁多莫向穹窿诉，只为愁多谪却仙。”她看之后，连声称赞“好诗好诗！”她想：我的淑娟是容美貌美，笔尖儿比脸儿更美；才高智高，品德儿比才华更高。她为有这样一个好女儿感到无限的宽慰和自豪。于是顺手把这诗也贴在风筝上，她觉得自己女儿的诗已高于别人的诗。

这时管家带进来一个书僮，说这风筝是戚公子的。二夫人一听是戚府的，也就立刻把风筝还给他了。书僮走后，淑娟出来问母亲：“我刚才那首诗改好了吗？”母亲回答说：

“不用改，写得很好。”淑娟又问：“诗呢？”“贴在风筝上了”，“风筝呢？”“人家要走了”。淑娟一听，心里有些着急，忙向母亲说：“孩儿有诗在上面，闺中女子的笔迹，怎好落在他人之手？”母亲说：“又不是淫词邪句，外人见了也无妨。”“都给谁了？”母亲解释说：“戚年伯家的书僮说是戚公子的风筝。原来戚公子有如此高才，不愧是将门之子。看你急成那个样子，叫人追回来就是。”淑娟听说是戚公子的风筝，母亲又夸他是高才，心里顿时产生了爱慕之情。她想：这事真巧，要是把诗带去，风筝成了红线，把我们拴成一对美鸳鸯，才女配才郎，那该多好！她便说：

“妈妈，人走远了，追不着了。又不是淫词邪句，外人见了

也无妨，由他拿去吧！”

戚友先这几天感到十分丧气。入赌场，输得精光；逛妓院，不遇娇娘；放风筝，线断天上。他越想越扫兴，无精打采地回到书房。韩琦仲一见便问：“老世兄，你今日去放风筝，为何回来得这样早？”戚友先不满意地说：“回得早，回得早，都是你一首歪诗把兴扫，眼看飞鹞上云霄，线断风筝吹跑了。”韩琦仲听了之后，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：“跑到哪里去了？”戚友先说：“跑到詹老伯家去了。”韩琦仲说：“跑了就算了。老世兄，你连日在外面游玩，不曾亲近笔砚，万一老伯来查功课，如何是好？”戚友先并不怕父亲，可是把出入赌场、眠花睡柳的事情追出来了也不好，只好拿起一本书读起来。但是书对他来说实在无缘，只要一翻开书本，好象书中的蛀书虫马上就变成了瞌睡虫，要昏昏入睡。于是他伸了伸懒腰，打了个呵欠，嘴里哼着两句顺口溜：“春困秋乏夏打盹，冬天三月睡不醒。”随后便伏在桌上睡着了。

书僮进屋一看，见戚相公睡着了，便把风筝递给韩琦仲。韩琦仲对风筝本不感兴趣，但发现风筝上面添了一首新诗，便低头看了一遍。看完之后，不断地称赞“好诗好诗！这是谁人所做？”这时在旁边磨墨的小僮抱琴说：“风筝落在詹年伯家，听说他家有个小姐，诗才最高，只怕是她作的。”韩琦仲又看了一看诗，带着肯定的语气说：“对！口气也象女人口气，笔迹也象女人笔迹，不消说，是他家小姐做的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可与戚大爷看见，趁他睡着，快揭下

来。”于是他们二人便急急忙忙把诗揭下来。刚刚作完，戚友先醒来了，他发现眼前的风筝，便对韩琦仲说：“风筝既然取来了，小弟就不奉陪，如今天色尚早，还去尽尽余兴。”说完，他拿着风筝，口里还哼着：“辞别苦海，去往乐郊。”便走了。

韩琦仲望见戚友先走了，又把怀中藏着的诗句拿出来玩味。他羡慕这首好诗，更羡慕写这首好诗的女才子。他由羡慕到爱慕，由爱慕到追求。他反复拜读了诗句，他要看诗中是否流露出爱情，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一点痕迹。他心里想，如果说这诗中没有什么传情递爱的东西，为什么又和我的诗呢？如果说有传情递爱的意思，可是又找不出任何根据？他又回过头来一字一句地琢磨，竖着看了又横着看，正面看了又反面看，找来找去，也找不出什么双关隐语，更找不出什么比喻和暗示，最后他突然想到一个疑点，和诗都是顺着韵和，为什么她倒着韵和呢？这里面是不是包含有什么颠鸾倒凤的意思？开始他越想越有意思，可是想来想去又觉得没有意思了。因为和回文韵古来有之，这只能是显示她的才华，并没有什么情意。正在他浮想联翩的时候，旁边的小僮抱琴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人说她不但才高，容貌也十分标致。”他听了之后接着就说：“这样的诗，料想丑妇人是作不出来的。”这又引起他由慕才而加上慕容，越慕越爱，越爱越思，简直是入了迷，最后吐出一句肺腑之言：“我想再写一首诗，表表婚姻之事，探她意下如何？可惜无人传送。”抱琴听了，立刻献出一计：“相公，还是学戚大爷的办法，放风筝。你

在风筝上写一首诗，我们拿到城墙上去放，詹老爷家就在城边，等风筝放进他的院里，便把线扯断，风筝不是就掉进他的院子里去了吗。”韩琦仲听了，连声称赞“妙妙妙！妙极了！只是那回音怎么出得来？”抱琴说：“还是依照戚大爷的办法，我去讨，要是回音必定在风筝上面。”韩琦仲点头称是，没想到抱琴还这样聪明。抱琴对韩琦仲说：“只是切不可说出你的名字，只说是戚大爷做的，直到事成之后，才可露出真情。”韩琦仲不解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抱琴说：“一来如今的人，只喜势力，不重才学，说戚大爷的名字，他是将门之子，可以打动人心。说是相公，就会嫌你贫寒，连诗的成色都要降低。二来风筝放进去，万一惹出祸事，他们看着戚大爷的面子，也不好放肆。如知道是你，告到县衙，你要吃亏。”韩琦仲听后，连说“有理！有理！没想到你有这样多的鬼主意。”他一面叫抱琴去做风筝，他一面做诗。作完之后，他诵读了一遍：“飞去残诗不值钱，牵来锦句太垂怜。若非彩线风前落，哪得红丝月下牵。”他对自己的诗很满意，便把诗贴在风筝上，同抱琴一起出去放风筝。来到城墙之上，他在接近詹府的地方，顺着风势放起风筝来，风筝随风上升，随风远飞，他望着飘摇而上的风筝，寄以满腹深情，心中默默地祈祷：“风筝啊风筝，我这桩好事，全仗你的帮助，望你按照我的心意飞，望你按照我的心意落，请你把我的心带去，也请你把小姐的心带来。”他又望着牵引风筝的细线默默祷告：线儿啊线儿啊！你是牵情的缕，系足的丝，愿你把我和小姐连在一起，拴成一对美夫

妻，要是成全了这桩好事，你和风筝就是月老了。”当风筝飞过詹府的围墙，飞到詹府的上空时，他便把线扯断，手一松，风筝就带着他的心，照着他的意，摇摇曳曳飘落到詹府给他当月老去了。可惜这月老走错了地方，没走到二小姐住的西院，却走到大小姐住的东院去了。

东院住着大夫人梅氏和大小姐爱娟，她们是一对是非精，过去组成母女兵，天天向二夫人和二小姐宣战，如今被高墙隔断了，母女二人便天天搞内讧。大小姐爱娟今年二十岁，因容貌丑陋，怕以后婚配困难，时时埋怨父母没有给她一个好容貌，要母亲赔她一个漂亮的脸蛋。大夫人又怪她不争气：“丑怕什么，选皇后还有重才不重貌的，谁教你品德全无，好吃懒做，到现在字不能认一个，花不能绣一朵，天天惹事生非。”因此，她们母女二人吵起架来，总是各执一理，各抱一屈，互不相让。今天上午，她两人还吵了一架，吵累了，各自去睡了一觉，连午饭都没有吃。现在大小姐刚从床上爬起来，看见院里落下一个风筝，便叫奶娘去把它捡进来，看见上面有一首诗，可是她们二人谁也不识字，不知写的什么。奶娘说：“真巧，上午西院里落下一个风筝，二小姐捡着，上面有一首诗。现在咱们东院里也落下一个风筝，大小姐捡着，上面也有一首诗。”大小姐听了便问：“西院的风筝是谁的？”“是戚公子的。”“她那一个是七公子的，我这一个自然是八公子的了。”奶娘解释说：“是戚府戚公子。”大小姐听了笑着说：“这么说来，那公子又会做诗，又爱放风筝，一定是个妙人了。”奶娘说：“听说

戚府有个公子，才貌双全，品行端庄。”大小姐这时春心正旺，时时想念男人，奶娘这么一讲，她马上就想到婚事上去了，她说：“戚公子上午往我们院里放一个风筝，下午又往我们院里放一个风筝，是不是有什么意思？”奶娘看出了她的心事，便迎合了一句：“他准是看中了我家小姐。”大小姐一听，忽然高兴起来：“他有心意，放风筝来，我有心意，又怎么告诉他呢？”奶娘说：“等他来讨风筝时，我把你的心事告诉他就是。”大小姐听了急忙说：“你要做成了这桩婚事，我重重地偿你。”奶娘说：“只是有一件，不能说大小姐的名字，只能说二小姐的名字。”大小姐一听，立刻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奶娘说：“一来二小姐才貌双全，人人知晓，如说是大小姐，他就不喜欢了。二来，如果事做不成，露出风声，人们只谈论二小姐，不谈论大小姐。直等你们有了瓜葛，然后说出真情，央人说媒，成其好事，岂不是万全之计。”大小姐听了忙说：“有理、有理！你快出去等着，看讨风筝的来了没有。”

奶娘走出门口，小僮抱琴正来讨风筝。奶娘问她：“上午也来取风筝，下午也来取风筝，难道我家是个风箱，凭你们扯进扯出的？”抱琴说：“不知为甚么，那风筝象有脚一般，偏要钻到你家来。”奶娘听他话中有话，趁机说道：

“你家公子是不是对我家有什么意思？”抱琴听了这话，正好顺水行舟，见周围无人，便上前小声地说：“我家戚公子对你家小姐有意思。”奶娘听后，正中心意，也小声地说：

“我家二小姐对你家戚公子也有意思。”抱琴一听，心花怒

放起来：“那叫你家小姐写首诗，我带回去。”奶娘想她连字都不认识，哪会做诗，便说：“这样吧，叫戚公子今晚上来，由他们自订终身好了。”抱琴说：“你们这院子又深，我家公子胆儿又小，怎么进得来？”奶娘说：“不妨事，叫他一更之后，大胆走来，我在门口等他。”他们二人商量停当之后，便各自回府去了。

奶娘今晚要引戚公子进府，必须把守门的管家打发走。便向大小姐献策，教管家出去办事，要他明天才回来。管家走了不久，到了夜晚一更时分，韩琦仲果然来了，奶娘把他引入屋内。这天晚上，天上没有月亮，房内没有点灯，屋内、屋外一片漆黑。奶娘把韩琦仲拉入房内与大小姐并排坐下，她就借故出去了。屋里就只他们两人，双方都想看看对方的面容，可是谁都看不见谁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。停了一会，韩琦仲说：“小姐，小生是一个书生，得近千金之体，喜出望外。小生只见小姐之诗，未闻小姐之名，请问小姐芳名？”大小姐一听，问起自己的名字来了，她死死记住奶娘的话，不能说真名，便慢慢回答：“奴家小字淑娟，排行第二。”她把自己说成是二小姐。说完之后，她又想到礼尚往来，该问对方了，于是也装成斯文的口吻问：“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，排行第几？”韩琦仲一听，马上想起小僮抱琴的话，不要吐露自己的真实名姓，便回答说：“小生姓戚名友先，家父只有小生一人。”韩琦仲又问：“久闻二小姐诗名，今日一见，果不虚传，请问二小姐，小生第二次取风筝来时，为何不和诗一首？以饱小生的眼福。”大小姐一听，

心里想，别说第二次和诗，第一次也不是我，她又撒了一个谎：“公子讨取风筝甚急，所以未曾和诗。”韩琦仲又说：

“小姐才高，定是出口成章，现在和来，有何不可，敬请小姐赐教。”这一下可把爱娟难住了，她想这怎么办呢？我哪会做诗呀！这时她急得满脸通红，幸亏没有点灯，戚公子看不见。爱娟是个不走正路专走斜路的人，斜门歪道很多，她能设法为自己解围，于是便说：“初次与公子相会，心里发慌，做不出诗，请戚公子谅解。”韩琦仲来是为了订下终身，但他总有点书呆子气，不好意思深说，更不好意思直说，反来复去地在诗上绕圈子，谁知这反而给大小姐出了难题。韩琦仲听说不能作新诗，便请她谈旧作：“小姐佳篇，我是爱如珍宝，请再念一念，小生百听不厌。”爱娟一听，大为惊慌，那是二小姐做的诗，我那知道，还得撒谎对待：

“我已忘了。”韩琦仲说：“自己做的诗，只隔半日，怎么就忘了，还求记一记。”爱娟又说：“这半日来，奴家心中只装着公子，未装着诗篇。”韩琦仲心想，小姐既然如此多情，那就赶快订了终身吧！早点离开，免得别人发现。可是彼此都不曾见得容貌，不如叫小姐点燃灯火，相互看看，免得将来后悔。于是他不再绕圈子了，便大着胆子直说几句：

“小生前来，是与小姐订下终身，请小姐点燃灯火，看看小生，以免将来悔恨。”爱娟一听要点灯，这可把她惊坏了。要是点燃灯，看出她的丑陋面容，岂不是一切都完了吗？这灯可千万点不得，于是她极力搜索全身的智慧来对付这一提议。她说：“男女私会，不可点灯，恐被外人看见。”韩琦